

青雀歌

(上册)

青雀歌

春温一笑
◎ 著

弃女为王，青雀成凤，
这是成人的童话！
春温一笑最新甜宠文，
精品中的精品，值得一读的古言力作，
赠送全新出版版番外！



她是弃女，也是天才；
她是青雀，也是凤凰；
她出生时毫不起眼儿，
长大后却光芒万丈；
小小青雀，食取玉山禾。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青雀歌

【上册】

青雀歌

春温一笑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雀歌 / 春温一笑著.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229-09933-6

I. ①青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8752 号

青雀歌

QINGQUE GE

春温一笑 著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35.5 字数: 816 千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933-6

定价: 5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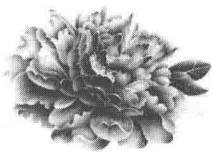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 青雀出生	/1
第二章 启蒙老师	/19
第三章 别抱琵琶	/39
第四章 宁国公府	/56
第五章 不缺师父	/87
第六章 风骨传奇	/129





目录

第七章 瓜葛相连	/139
第八章 石屋遇险	/180
第九章 寻寻觅觅	/190
第十章 光可映人	/218
第十一章 一诺千金	/251
第十二章 乐见其成	/271



第一章 青雀出生

成华七年仲夏，夏邑，会亭，邓家祖宅。

时值傍晚，电闪雷鸣，狂风骤雨。

“哇哇”，婴儿响亮的哭声响起，透过风声、雨声，传出去很远很远。耀眼的闪电划破天际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声惊雷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电闪雷鸣之际，婴儿哭声更加嘹亮，响彻在天地间。

婴儿在接生婆手中大声啼哭，奋力挥动小胳膊小腿。她脐带已被剪断，身上的血污已被清洗干净，白嫩可爱的小身子不停挣扎着，哭声中满是郁郁不平、威武不屈之气。那副架势，好像不只是对这恶劣的雷电风雨不满，更要刺向苍穹，对老天造反。

“恭喜恭喜，生了个姐儿！老婆子接生三十几年，这么标致的姐儿还是头回见着，可真俊！”接生婆乐呵呵说道。

产床上躺着一名绝色妇人，五官异常精致、美丽，此时脸色白得没有血色，恍若透明，更是令人心生怜惜。“女孩儿。”她喃喃低语一句，声音喑哑诱人，语气中却是不尽的失望、寥落之意。

耀眼的白光一闪而过，在夜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宛如矫健的白龙，又似出鞘的利剑。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”的雷声，天崩地裂一般，惊心动魄。

“这是个什么孩子，拣了这天气出生。”接生婆心里嘀咕，“哭声比雷声还响！唉，可惜是个姐儿，这要是个哥儿，长大后还得了啊。”

“小姐您真了不起，生了位小小姐呢，很漂亮！您听听她这哭声，多有气势！”一位眉清目秀的侍女扑到床前，眼中含着热泪，又是惊喜又是欣慰地说道。

产妇已是折腾了一天一夜，精疲力竭，再难支撑。“女孩儿。”她又喃喃了一句，连看看婴儿的力气也没有，杏眼微阖，朦胧睡去。

这是一间颇为讲究的产房。产床由上好的酸枝木制成，床头镶的是檀香紫檀，纹理细腻，色泽沉静，高贵优雅。床上的被褥、婴儿的襁褓，都极具华美。

就连备着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，也是专门打造的小银剪刀，又好看，又好用。封闭、舒缓的产房中，每一件物品都是费尽心思的，无一不精。



这间讲究的产房，位于邓家祖宅东北角。邓家祖宅，是会亭最讲究的宅院。虽然邓家人长居京城，会亭老家依旧是宽阔敞亮，雕梁画栋，轩楹瑰丽。

邓家长辈全在京城，如今在祖宅主持家务的是胡妈妈。胡妈妈是邓家世仆，年约四十余，头上挽着规整的圆髻，身穿锦缎夏衫，肤色白皙，面目温婉，观之可亲。此刻她正站在产房门口，含笑看着刚刚出世的小女婴，若有所思。

被邓府请来接生的，是会亭资格最老的接生婆陈婆。陈婆利落地把孩子包裹好，递给等候已久的胡妈妈，笑着奉承道：“到底是贵府，虽说是个姐儿，哭声也是响亮不凡。”

胡妈妈抱着才出生的小女婴，矜持地笑笑，“辛苦了，多谢。”抬眼示意，身边一位相貌机灵的小丫头笑着送上锭黄澄澄的金子。陈婆两眼放光，颤抖着接过来掂了掂，这没有六两也有五两，金子啊，这可是金子！

乡下地方，见惯的大多是铜钱，连纹银都少见，更何况黄金？陈婆在会亭也算见多识广的人物了，乍一见着这锭金子，也被晃花了眼，狠命夹着腿，唯恐喜出屁来，冲撞了贵人。

陈婆赔笑说了无数巴结讨好之语，胡妈妈微微一笑，“大晚上的，天气又不好，你也不容易。敝宅添人进口的喜事，请喝杯酒再走。”吩咐小丫头“烫上酒来，让她喝两杯暖暖身子。”

这大户人家的行事做派，不能让干喝酒，怎么着也要有两个下酒吧？陈婆乐呵呵道了谢，跟着小丫头走了。产妇折腾得不轻，陈婆也跟着劳累许久，正想喝一杯解解乏。

怀中的小女婴“哇哇”地哭个不停，胡妈妈低头微笑，“很委屈么？哭成这样。”虽说是个姐儿，虽说身份……有些不尴不尬，到底是邓家的姑娘，前程似锦。邓家，如今已是世袭罔替的抚宁侯府，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。

邓家老太爷邓永，伟躯貌，顾盼有威，早年从军，征战宣府。因战功卓著，升迁至三千营指挥使，兼领神机营。成华元年荆、襄盗乱，邓永领兵平叛，大胜。彼时新帝方才登基不到一年，大喜，论功封为抚宁侯。

成华六年，北元阿罗出部犯延绥。邓永佩靖虏将军印，率领八万大军和阿罗出在开荒川决战。阿罗出大败，天朝军队追击至牛家寨，阿罗出为流矢射伤。捷报传回京师，论功，予世侯。

“你姓邓，抚宁侯府的正经姑娘，大少爷头一个孩子，往后福气大着呢。”胡妈妈是邓家大少爷邓麒的奶娘，哄起孩子来自自然得心应手，耐心地拍着哄着。婴儿不知是哭累了，还是被拍得舒服，抽噎了几声，小眼皮渐渐合上，睡着了。

“是个听话的好孩子。”胡妈妈怀中抱着婴儿，心中暗暗叹息，“方才听你的哭声，妈妈吓得半死。又是委屈又是不平，好像要造反似的。姐儿，你往后要听话，知道么？你这么个身份……不听话可不成。”

这会儿工夫，丫头、婆子们早已轻手轻脚把产房整理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不过，如果仔细去闻，还能闻着淡淡的血腥味。

胡妈妈走近产床，看看沉睡的产妇，柔声吩咐守在床边的侍女，“英娘，你也累了许久，去歇会子。这里自会有人照看，放心。”

被胡妈妈唤作英娘的女子一惊，下意识地抓紧床单，口吻客气而坚决，“多谢妈妈体恤，



我不累。我家小姐最怕打雷，我要陪着她。”

胡妈妈微笑，“如此，请便。”

奶娘是早已备下的，姓花，白白胖胖的，奶水多。胡妈妈把婴儿交给眼巴巴等在一旁的奶娘，“姐儿醒了，便给喂奶。”奶娘忙不迭地答应了，小心翼翼把女婴抱了过来。

“阿青，阿朱，你们守着少奶奶。阿碧，你跟着奶娘，姐儿有个什么，速速报我。阿丹去吩咐灶上，火不准停，少奶奶若醒了，热汤热菜随时摆上。”胡妈妈交代完诸事，深深看一眼熟睡的“少奶奶”，转身离去。

“外面电闪雷鸣的，妈妈您小心着些。”机灵的丫头阿兰殷勤上前，替胡妈妈披上雨披，撑着伞，一路迎着风雨走到厢房。等到了门口，伞已经变了形，再也用不得。

厢房里坐着位妙龄少女，鹅蛋脸，皮肤雪白，眼睛大而温柔，整个人宛如天上明月般皎洁澄澈，美丽动人。见胡妈妈进来，她满脸赔笑站起来行礼问好，“胡妈妈。”又命身边的小丫头，“珠儿，上茶。”礼数周到。

胡妈妈在官帽椅上坐了，笑着问道：“明月姑娘，外头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，没把你吓着吧？”这邓家祖宅的丫头们全归胡妈妈管，可眼前这位不是普通的丫头，是大少爷跟前的红人，有几分体面。

“哪能呢。”明月陪胡妈妈坐下，温婉得体地笑着，语气柔和轻快，宛如三月春风，“妈妈，安居在这深宅大院之中，明月已是心满意足，哪里会害怕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胡妈妈微笑，“少奶奶今日酉正二刻产下一女，五斤六两，母女平安。明月姑娘这便写信回京，禀告大少爷知道。”

明月虽是丫头，却也是锦衣玉食长大的，通文墨，擅书法。她那一笔秀丽的簪花小楷看着舒服，故此会亭和京城之间的往来书信，全由明月负责。

“是，妈妈。”明月柔顺地答应着，嘴角噙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，“我这便写信，把喜讯禀告大少爷。只是，这信却不必送往京城。大少爷已随侯爷、世子爷出战宣府，信件，直接送往宣府即可。”

大少爷随侯爷、世子爷出战宣府？胡妈妈心中一凉。这么大的事，我竟不知道，明月竟知道！

“凡在祖宅服侍的丫头、婆子、仆役，全是外头买来的。”胡妈妈把玩着手中的细瓷茶盏，悠悠说道，“外头买来的，在抚宁侯府没有根基，故此京城的消息，通通不知道。”

明月，也是外头买来的。她进邓府时已有十岁，本来按着她这样的来路，在府里只能做粗活，进不了二门。不过，明月生得好，又能识文断字的，入了大少爷的眼，得以青云直上。

明月身边的小丫头迅速瞥了胡妈妈一眼，很有些不服气。外头买来的怎么了？一样是奴才，谁比谁高贵了。明月纹丝不动，温柔笑着，“妈妈说得极是。妈妈放心，京城的消息，你知我知罢了，断断传不到……传不到那位的耳中。”

胡妈妈变了脸色，眼神咄咄逼人，“大少爷是怎么吩咐的，你可还记得？明月姑娘，在这祖宅之中，没有这位那位的，只有少奶奶！”



天空一声炸雷响起，明月花容失色，手中的茶盏惊落地面。她性子敏捷，不过略怔了一怔，忙站起身敛容相谢，“妈妈说得是，明月知错。”

胡妈妈见她低眉顺眼的，也不便深加切责，温和提醒道：“大少爷差你过来，为的是什么？莫忘了。”

明月羞愧地低声答应，“是，不敢有忘。”

胡妈妈枯坐片刻，默默听着外面的风雷之声。明月赔笑问道：“妈妈，姐儿既已降生，咱们可是该收拾妥当了，准备回京？”

胡妈妈微笑看了明月一眼，花朵儿般的年纪，在这乡下地方待了大半年，也是不易。只是想回京么，且还早着。就算你在京中有耳目，抚宁侯府大事小情一一知悉，可是大少爷的心思，终究你还是不懂。

“不必收拾，咱们暂不回京。”胡妈妈淡淡说道，“过个三年两年的，姐儿身子结实了，才能经得起长途跋涉。你这便动手写信吧，明儿个我命人送走。”

明月忙答应了，见胡妈妈起身要走，亲自送了出来，殷勤作别。外面风雨实在太，她不过是在廊下略站了站，再回屋时已是衣衫尽湿。珠儿伶俐，忙服侍她把湿衣服脱了，换上新衣。

明月更衣过后，先是慢慢喝了杯热茶，继而吩咐珠儿，“焚香，磨墨。”珠儿脆生生答应了，自去行事。

“姐姐，真的还要三年两年啊。”珠儿一边磨墨，一边可怜巴巴地问着明月。这里是乡下，远离京城，远离繁华，在这待上三年两年，不烦死也要闷死。

明月一脸温柔笑意，提笔专注地写着信，仿佛并没听到珠儿的问话。她人长得美，书法也美，字体妩媚娇柔中又透着清婉灵动，如红莲映水，又如仙娥弄影。

斟词酌句地写完，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不下七八遍，才亲手叠起、封好，交代珠儿，“明日一早送给胡妈妈，不可耽搁。”珠儿依言收好信，“姐姐放心，误不了。”

珠儿心里始终记着胡妈妈方才的话，再也放不下。她只有十一二岁，素日又极信重明月，便口没遮拦地说道：“我倒罢了，姐姐已是十六七岁，再过三年两年的，岂不成了老姑娘？”

明月微笑不语。三年两年？胡妈妈你上了年纪，乡下地方住得惯，我可不成。真要三年两年地在这穷乡僻壤耗着，恕不奉陪。

珠儿悻悻道：“为了那么个祸水，连累了多少人！害得咱们都陷在会亭，动弹不得。她算什么少奶奶，府里三书六礼、八抬大轿娶回来的那位，才是真正的少奶奶。她啊，顶多算是个姨奶奶罢了。”

明月似笑非笑看了她一眼，“出了我这个屋子，你若敢说出这话，仔细你的皮！”珠儿吐吐舌头，“我也就是跟您说说！换个人，打死我也不敢开口。”

珠儿心虚，一溜烟儿跑去剔亮灯火，整理床铺，忙忙活活。明月坐在桌案旁，纤细手指轻抚姣好的面容，若有所思。

京里那位，如今该是什么都知道了吧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也太沉得住气了。她就不怕老宅这位诞下麟儿，占了长子的名分？不管偏的庶的，长子总是与众不同。

看不出来，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，城府倒深。她若一直按兵不动，自己该怎么办呢？



在会亭傻等着肯定不成，那不是坐以待毙么。可若是动些手脚，日后被大少爷察觉了，怕是死无葬身之地。

“大少爷差你过来，为的是什么？”明月回想起胡妈妈的话，耳根子都羞红了。会亭这等偏僻地方，没什么出色人物。自己这大少爷面前的红人，是被差来会亭给陪“少奶奶”说话，给“少奶奶”解闷的。

凭她也配么？从前再怎么风光，如今她父、兄皆已战死，根本就是孤女一名，任人宰割。她连抚宁侯府的大门都进不去，却在会亭大模大样充着奶奶太太，真是没天理。

到底该怎么着，才能回到京城，才能回到一片锦绣的抚宁侯府，才能回到大少爷身边？难道只能等才出生的姐儿长到两三岁，身子骨结实了，才能起程？那可坑死人了。

“少奶奶出自将门，性情孤高。”明月细细回想着邓家大少爷曾经交代过的话，“她虽生得娇弱，却是一身傲骨。明月，她凛然不可欺，不可受到一丝一毫的怠慢。”

孤高，一身傲骨，凛然不可欺……明月暗暗咬牙。就是因着这个，才把她养在会亭，和京城隔绝消息的吧。大少爷，为了她，你真是煞费苦心。

闪电耀眼的白光划过黑沉沉的天空，屋中也是一亮。“如果她知道了，如果她知道了！”明月坐不住，站起身走到窗前，心潮起伏，“如果她知道大少爷早已另娶……”

她很骄傲，不会甘心居于人下。到时她是慷慨赴死，还是一怒离去，终生不复相见？明月的心剧烈跳动着，思绪混乱。

嘹亮的婴儿哭声透过重重雨幕传了过来，明月打了个激灵。

“明姑娘，京城急信。”守门的婆子披着雨披，送来了一封被油纸包裹着的书信。珠儿出去接了信拿进屋里，过了没多大会儿又出来了，塞了串清钱给婆子，“明月姐姐说，这大雨天的，辛苦了，给你打酒吃。”婆子眉开眼笑地谢了又谢，心满意足地去了。

珠儿回到屋里，见明月愣愣坐在桌案前，脸色雪白，不由好奇道：“姐姐怎么了？”明月微笑，“没什么。”拿起眼前的书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读过。

珠儿不认字，偷偷看了眼，也看不出花来，轻手轻脚走了开去。明月独自坐着，心中惊涛骇浪，难以言表。这封指明送给自己的书信，没有抬头，没有落款，只有一份婚书的摹本，和一句沉甸甸的话：沈茉已有五个月身孕。

沈茉，是大同总兵沈复的嫡长女，成华七年春季出阁，夫婿是邓家大少爷，抚宁侯府世孙邓麒。沈茉出阁之时，十里红妆，轰动京城，传为佳话。

这是要借我的手，除去心头大患？明月又是惊，又是恨，又有些期待。这些若能被“少奶奶”看到，她或是死，或是走，不会在邓家死赖着！

若动了，难免为人作嫁，成了别人手上的一把刀。若不动，难不成真在这小镇之上度过三年时光？三年之后，我已老了。

要死一起死！明月前前后后想了不知多少遍，有了计较。

明月招手叫过珠儿，附耳低低说着话。珠儿乖顺地点头，“是，姐姐，珠儿全听您的。”

产房里，“少奶奶”睡了两个时辰后醒来，阿青、阿朱忙上前服侍，又去灶上传饭。“少奶奶”神色淡淡的，只喝了小半碗鸡汤。

“英娘呢？”“少奶奶”问道。她此刻脸上已有了丝血色，却依旧中气不足，声音无力。



阿青满脸赔笑，“姐儿一直哭闹，她放心不下姐儿，便过去看看。”

正说着话，英娘怀中抱着小襁褓，步履有些蹒跚地走了进来。阿青天真问道：“您脸色煞白，敢是天冷，冻着了？”阿朱却是一声轻惊，“您背上怎么粘着一张纸？”

英娘蓦地回头，斥道：“胡说什么！”虽是斥责，神色仓皇之急。她这一回头，后背倒让床上的“少奶奶”看清楚了，果然，粘着一张纸。

“取下我看。”她淡淡地吩咐，语气平平无波。阿青犹豫了一下，阿朱手脚麻利地从英娘背上取了下来，恭敬递到“少奶奶”面前。

婚书？“少奶奶”美丽的眼眸中闪过丝讥讽，这样的婚书我也有，是他亲手写就，郑重其事地捧了给我。那又怎样呢？新娘若是现任大同总兵之女，婚书便是真的，世人皆认可。新娘若是已经阵亡的龙虎将军之女，没有父兄为其主持公道，婚书便无人理会。

“她们说了什么？”“少奶奶”轻轻地、坚定地问着英娘，英娘对她敬如神祇，哪会当着她的面撒谎，况且事已至此，隐瞒无益，抱着婴儿扑到她床前，哽咽道：“她们说，沈茉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。抚宁侯府上上下下，一片欢欣。”

好，很好！邓麒，你对得起我。“少奶奶”苍白的、没有一丝血色的双手颤了颤，手中的婚书无声无息飘落地面。

“小姐，您还有小小姐呢！您看看她，长得多招人疼啊。不哭不闹的，多听话！”英娘又是心痛，又是惊惶，急切之中，把才出生不久的小女婴抱到小姐面前。这是您的亲生骨肉，为了小小姐，您这做母亲的也不能自暴自弃！

阿青、阿朱早吓傻了，哆哆嗦嗦地避了出去。

这晚的天气极端恶劣，闪电打雷，风雨交加。外面一道闪电划过，隆隆雷声响起，两个丫头吓得魂飞魄散，紧紧抱在一起，做坏事会被雷劈的！

产房内，“少奶奶”寂静半晌，阴沉开了口，“溺死！”

英娘不敢置信地抬头，什么？

“溺死！”啞哑却又毋庸置疑。

电闪雷鸣，英娘跌坐在地上，怀中紧紧抱着小女婴不放。

小女婴方才本是大哭大闹的，这会儿奶娘才给她喂过奶，闭着眼睛睡得很甜美。她才出生不久，脸孔只有梨子大，鼻子、嘴巴也都小小的，惹人怜爱。

英娘抱紧襁褓中的小女婴，起身扑到床前哀求，“小姐，您看她一眼！她是您亲生的孩子，身上流着祁家的血，老爷夫人的血！看她一眼，您还舍得么？”

祁家？“少奶奶”被这两个字灼痛了心房，秋水一般的明眸中泪光点点，“正因她是祁家血脉，必须死。我父兄都是铁血铮铮、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，战死沙场，虽死犹荣。我祁玉虽是弱女子，不能替祁家争光，也万万不能给祁家抹黑！”

邓麒已经三书六礼地娶了贵女沈茉过门，家中已无男丁的祁玉拿什么去和他们抗争？争便争不过，宁可玉碎，也不会苟延残喘，忍辱偷生。

英娘心中绞痛，瞬间什么都明白了，“小姐，您，您存了死志？”英娘的声音颤抖，满是恐惧。最害怕的事终究还是来了，姑爷靠不住，小姐孤身弱女，再难保全。



祁玉唇角勾起一丝微笑，“英娘，祁家人便是要死，也要死得轰轰烈烈。我暂且无事，放心。”祁保山骁勇绝伦，刚果坚毅，他的女儿，不能悄无声息地死在这暗室之中。

英娘鼻子酸酸的，打起精神安慰道：“小姐，您还没有见到姑爷呢，莫要灰心丧气。姑爷和您是打小的情分，待您何等的温柔体贴，沈莱无论如何比不了。”

什么情分，不过是镜中月，水中花。邓麒信誓旦旦，最后还不是娶了沈莱？沈莱已经怀了五个月身孕……算算时日，分明是邓麒离开会亭不久后便娶了亲，和沈莱成其好事。

如果你是个男孩儿，还可以托付给你曾祖父，让他带着你在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。可你是个女孩儿啊，你若留在邓家，总有一天会落到沈莱手中。

你身上有祁家的血，你是祁保山的外孙女。不许卑贱地活着，不许跪在沈莱面前，对着那样的女子做小伏低，任由她搓圆揉扁。

“溺死。”祁玉重又说了一句，疲惫地闭上眼睛，转身向里，再不回头。任凭外面如何风吹雨打，雷电交加，她仿佛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都不想知道。

英娘的眼泪无声无息一滴一滴落下，打湿了怀中的锦绣襁褓。小女婴天真无邪的睡颜映入英娘眼帘，英娘的心揪了起来，小小姐才刚刚出生，她是来投胎做人的，不是来寻死的！

英娘迅速盘算了下，一手小心地抱着襁褓，一手抽出帕子擦去泪水，毅然到了床前，“小姐，她是祁家的外孙女，便是死，也要死在祁家！邓家这污秽腌臢之地，不是她的埋骨之所！”

静静躺着的祁玉眼睑动了动。

英娘看在眼里，更加定了主意，“小姐，我这便带她回祁家老宅，到夫人牌位前上炷香，禀明此事。请夫人在阴间照看着她，以免她小小人儿，遭恶鬼欺凌。”

良久，祁玉清清冷冷说道：“她们哪里肯放你走。”

英娘闻弦歌而知雅意，大喜，“小姐您放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她低头看着婴儿娇美的小脸蛋儿，母鸡护小鸡的关切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小心翼翼把婴儿放在床上，英娘转身出去吩咐阿青、阿朱，“命厨房备办上好的点心、瓜果，另外拿一个大食盒进来。”阿青、阿朱惊魂甫定，唯唯答应，两人一起去了。

夜半时分，英娘捧着一个雕五福捧寿红木大食盒，步履坚定地出了产房。“少奶奶心绪欠佳，离不得姐儿。你们守在门外，不得召唤，不许进去。”英娘冷冰冰吩咐着，阿青、阿朱连连点头。

英娘走到内门、二门、大门，处处有粗使的看门婆子迎头拦着，虽满脸是笑，却是仔仔细细地盘问着，“这个时辰了，天气又不好，做什么去？捧这么大个盒子，装的什么啊。”英娘神色高傲，“今儿才得了个姐儿，知道吧？少奶奶命我回祁家老宅上炷香，禀告我家夫人。盒中所装的，自然是祭品、香烛。你们可要打开看看，查检一番？”婆子们哪敢，忙去请示上头。婆子们请示的工夫，英娘顶着风雨，不慌不忙地走着，到了大门口。

胡妈妈睡得死，门敲不开。这祖居里除了胡妈妈说话管用，接下来就是明月姑娘最有体面，婆子们赶去请示，珠儿一脸不耐烦地出来了，“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瞎折腾什么！要回祁家老宅是不是？由她去！”

英娘身披雨披，手中捧着厚重的食盒，长身玉立地站着，冷笑道：“给我家夫人上炷香，也要如此为难么。很好，我记下了！”



她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内心一遍一遍祈祷，“小小姐，你可不能哭啊。求你了，千万不能哭。”

婆子们得了令，屁滚尿流，点头哈腰过来，“请，请。”英娘挺直脊梁，冷笑两声，珍而重之地捧着食盒，慢慢走了出去。

许是捧着的食盒太重，出了大门，英娘打了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旁人没注意，看大门的褚婆子眼尖瞧见了，追出来喊道：“叫几个小丫头跟着伺候吧？”

风雨之中，英娘站稳脚跟，鄙夷地回过头，“邓家的丫头，跟到我们祁家做甚？”褚婆子讪讪的，涨红了脸。

“嫂子马屁没拍着，拍到马蹄上了？”褚婆子回去，一起当差的同伴们少不了笑话两句。这大风大雨的，她走就走了呗，横竖上头有话放行，你还巴巴地追出去，可不是闲的。

褚婆子面有愧色，含混嘟囔道：“我这不是心软么，看她都快捧不住了，才想要小丫头跟着。”她说得本来就不清楚，又正值大风大雨，众人也不知她说的是什么，见她没趣，一笑作罢。

出了邓家大门，英娘真的是腿都软了。方才在内门、二门、大门各处应对众婆子的时候，在大门前静静等待的时候，已是汗流浹背。过关之后，几乎虚脱。

周围是一片可怕的黑暗，像贪婪的魔鬼般似要将整个世界吞噬掉。忽然间，闪电腾空升起，霎时照亮整个天地，照亮在大雨中吃力挪动脚步的文弱身影。刹那后，电光消失，天地重又连为一体，风雨中的人，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……

英娘在会亭已有三年之久，路径熟悉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雨水走向一处荒芜老宅。祁家人丁单薄，会亭并无族人，自家主、主母相继亡故之后，祁家老宅大门紧闭，只有一名年迈昏聩的老仆看家。

英娘到了大门前，明知老仆耳聋，唤他也没用。索性也不声张，小心翼翼把食盒放在门旁的石墩上，自怀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自门缝中伸了进去。

打开门，捧起食盒，英娘沿着小路去了后院的正房。进门后英娘摸出火折燃起，点上蜡烛，原本幽暗的室内有了光亮。

英娘连脸上的雨水也来不及擦拭，急着打开食盒。食盒中，小小女婴闭目沉睡，面容恬静。英娘眼泪扑簌簌掉下来，小小姐，可怜的孩子。

“小姐是你亲娘，如何会不疼你？只要你不会陷在邓家，对着沈莱卑躬屈膝，小姐自是宁愿你好好活着。”英娘经历了这样的夜晚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对着襁褓中的小小婴儿低声哭诉起来，“小小姐，你是龙虎将军的后人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！”

这间正房是供奉祁保山等人灵位的地方。英娘已是接近崩溃，哀哀地对小女婴说着话，毫没注意到祁保山的灵位之前竟摆放有新鲜祭品，显然是不久之前还有人祭拜过。

“小小姐，你本该是位金尊玉贵的小姑娘，抚宁侯府世孙的嫡长女。小小姐，当年邓家、祁家门当户对，彼此有意，媒人都已请好，就等着你外祖父凯旋回京，便要正式定亲了。”

“你外祖父是出了名的常胜将军，生平征战无数，从没打过败仗。谁料想，就在夫人和小姐翘首盼望之时，前方传来战报，天朝大败于蒙古骑兵，你祖父和舅舅们全部战死！”

英娘热泪滚滚，“你外祖父一去，什么都变了。不只原本亲热的邓家夫人不再上门，



连媒人也避而不见，老爷出殡的时候，邓家送来奠仪，并没人上门吊孝。”

英娘忆及往事，心中伤痛，哀哀地哭了一会儿。怕吓着睡梦中的孩子，无声流着泪，哽咽着。

“小小姐，你娘并没做错事，更没有不顾廉耻，无媒苟合。你爹和你娘，是有媒有聘，正正经经拜过堂的。”

“如今你爹另娶大同总兵之女，你娘孤苦无依，拿邓家无可奈何，宁可玉碎。她却不肯叫你做了邓家庶女，屈辱地活着。小小姐，我虽把你带出了邓家，可是天地茫茫，要如何安置你？”

英娘俯身看着婴儿，一滴晶莹的泪珠掉落，滴在女婴娇嫩的小脸蛋上。“小小姐。”英娘仿佛被火烫了般，忙伸出手去，轻柔擦去那滴泪水。

屋正中是一张厚重古朴的供桌，供桌上挂着颜色庄重的长布幔，几乎垂地。布幔被缓缓掀起，一个黑色人影悄无声息地挪了出来，默默站在英娘面前。

“我有地方安置她。”他冷静地开了口。

“你是谁？”英娘下意识地伸手护住婴儿，满眼警戒之色，冲着黑色人影轻斥道。

朦胧烛光中，眼前这黑衣男子年纪约摸三十上下，体形矫健，眼神坚定，面目如刀削斧凿一般，硬朗坚毅。从他的举止神态来看，很明显，他从过军。

英娘惊骇过后，敏捷地抱起婴儿，低声怒问，“邓麒派你来的？”

“邓家休想要回小小姐！”英娘心中怒火熊熊，冷笑连连，“邓麒打的什么主意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无非是借着孩子，把我家小姐强拘在邓家，成全他两美兼得。祁家没有贪生怕死的男子，也没有因循苟且、得过且过的女儿，我家小姐宁愿一死，宁愿亲手杀了孩子，也不会让他如愿！”

黑衣人原地站着不动，沉默不语。英娘抱紧怀中的婴儿，一脸警惕地看着他，半分不敢松懈。窗外风雨大作，英娘浑身紧绷，汗水早已打湿了衣背。

“我有地方安置她。”黑衣人的声音低沉中透着自信，“我弟媳妇即将生产，孩子交给她抚养，对外只说生了双胞胎。”

他身形挺拔如松，语气又非常坚定，英娘莫名对他生出好感，“你真不是邓麒派来的人？”

黑衣人指指供桌上的祭品，“我原在祁将军帐下听令，做过一任先锋官。如今解甲归田，回乡务农，今夜……今夜特来祭拜将军。”

英娘神色一暗，“老爷正是在盛夏时节出兵蒙古，捕鱼儿海一战，天朝失利，老爷和所属三千将士一起，尽皆战死。不知不觉，竟已是四年过去了。”

黑衣人的双拳攥了起来，咯咯作响，呼吸也变得沉重，神情痛楚不堪。英娘十分警醒，觉着他不对劲，遂抱紧婴儿，默默无语。

也是这样的雷雨之夜，塞外蛮荒之地，杀声震天，血雨腥风。一个又一个的兵士倒了下去，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横在面前……黑衣人痛苦地捂起眼睛，不敢再回想。

窗外雷雨交加，室内静寂无语。

良久，黑衣人放下双手，沉声道：“孩子我抱走，暂且由我弟媳抚养。”见英娘把婴儿抱得死紧，声音不知不觉间柔和下来，“我家只有嫡亲两兄弟，十年前朝廷征兵，二丁



抽一。我做大哥的舍不得弟弟吃苦，自己从了军。如今我回了乡，和弟弟一家一计地过日子，和美得很。我弟弟、弟媳都是清白厚道之人，你只管放心。”

英娘听他说得诚挚，低头看看怀中娇嫩的孩子，落下泪来。给他，舍不得；不给他，苦命的小小姐又有谁可以托付？

晶莹的泪珠从英娘清秀面庞不停滚落，英娘本是中人之姿，并没有美得惊心动魄、令人不能自持。此时此刻，烛光下的她却有了圣洁的意味，整个人熠熠生辉。

黑衣人默默看了她片刻，伸出手去，“把孩子给我，我会安排得天衣无缝。”英娘又是不舍，又是无奈，颤抖着把孩子递了出去。

小女婴离了怀，英娘若有所失，痛哭失声。黑衣人要出门时，她捧起食盒追了过去，“这些金银送你，我家小小姐身子娇贵，莫要让她吃苦！”

黑衣人回身笑笑，从食盒中拎起一串清钱，“暂且只用这些便可。我很快回来，莫害怕，等着我。”深深望了英娘一眼，披上雨披，抱起婴儿，走进重重雨幕。

英娘扑到门口，外面黑沉沉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耳边只听得风声雨声。小小姐，可怜的孩子，天大地大，你会被带到哪里？

怀中没了婴儿，英娘心空落落的，无处安放。在门前痴痴站了许久，她回过身来，到主人、主母灵前上了香，合掌祈祷，“老爷夫人在天有灵，保佑小姐无恙，保佑小小姐平安。”

祈祷过后，英娘无助地守在门口，心中煎熬，脸色煞白。不知等了多久，一道黑影闪进门来。英娘贴在墙上，又是绝望又是惊恐地看着他，他真的不是邓家人？他真的会好生抚养小小姐？

“镇上有一个姓陈的接生婆。”黑衣人取下雨披，简短说道：“她今晚喝了很多酒，有醉意。方才她给我弟媳接了生，双胞胎，两个女孩儿。”

英娘木木地跌坐到椅子上，心中不知是喜是悲。

“给你。”黑衣人递过一个小小襁褓。英娘跳了起来，这是方才他带走的那个！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

“邻居家也是今夜生产。”黑衣人低头看了眼襁褓中瘦弱的女婴，眼神中有无尽怜悯，“见是女孩儿，便扔到屋外，任其自生自灭。”

乡下地方，只有男丁才是壮劳力，女孩儿做不得重活，属于“赔钱货”。生了女孩儿，抛弃的很多，亲手溺死的也比比皆是。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英娘见那孩子瘦弱可怜，心生恻隐。黑衣人把襁褓放回到食盒中，“你带回去，命人喂她奶水，或许还有救。”

见英娘似有踌躇，黑衣人微笑道：“眼下还不是和邓家翻脸的时候，有这个孩子在，暂时可支应几天。”英娘恍然，忙答应了。

食盒中所藏金银，英娘悉数取出交与黑衣人，“请善待我家小小姐。”黑衣人掂量了掂量，笑道：“我却是个穷人，要行事，须要有银钱方可，我便不客气，收下了。”

英娘把襁褓放好，狠狠心，捧起食盒欲走，“我要回邓家了。小姐孤身弱女，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我。”

黑衣人欺近身来，在英娘耳畔低低说了几句话，英娘“啊”了一声，抬头看着他，惊喜欲狂。



第二天，雨过天明，艳阳高照。

邓家正乱着。胡妈妈不复往日的从容镇定，烦恼地在房中踱来踱去。“少奶奶”不知怎么的，昨晚忽命英娘回了趟祁家老宅。英娘半夜三更出去，黎明方回，之后主仆二人霸占着孩子，再不放侍女进门。便是奶娘要喂奶，也是挤到碗里端进去，不许见姐儿的面。

这个家不归“少奶奶”管，可是“少奶奶”若使起性子，没人敢勉强她。眼瞅着情形越来越不对，胡妈妈有些六神无主，“快，速去请姑太太！”胡妈妈厉声吩咐道。

阿兰清脆地答应一声，忙出去传话了。邓家主子们全在京城，只有一位不受宠的、庶女出身的姑太太嫁在邻近的镇子曹集。虽说这位姑太太在邓家一向是无足轻重的人物，可到了这时候，却是顾不得了。

日正时分，曹姑太太还没赶到，祁家来人了。一辆结实美观的黑漆平顶马车停在邓家祖居前面，车夫是位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目光敏锐，身手敏捷。他下了车，客气地冲门房拱拱手，“在下是祁家下人，来接我家大小姐回家的，烦请诸位通报。”

门房怔了半天，呵斥道：“我家少奶奶，是由着你们胡乱接走的？”车夫不慌不忙，“祁家大小姐自是祁家大小姐，什么时候成了你家少奶奶？”

门房气得不行，等要说什么，张了张口却又咽了回去。算了，祸从口出，少说一句吧，禀告上头要紧。

胡妈妈本来已是急得嘴上起泡，听了门房这么一禀，心里更是咯噔一下。坏了，千防万防，还是没防住。“少奶奶”，动了。

祁玉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英娘抱着小小襁褓，主仆二人走过内门、二门，直往大门闯去。侍女、婆子们谁也不敢对“少奶奶”用强，干着急没法子，飞奔着去请胡妈妈。

胡妈妈魂儿都快吓飞了，紧赶慢赶，赶到了大门口。“我的少奶奶，您还坐着月子呢，怎么好出门？”胡妈妈跺脚，“这要是吹了风，落下病根儿，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！”

祁玉冷笑一声，伸出纤纤素手，雪白手掌上摊着一支锋利的金钗，“落下病根儿算什么，今日我若出不了邓家大门，便血溅当场！”

英娘高高举起小襁褓，“你们若敢啰嗦，我便摔死她！”婴儿弱弱地哭起来，声音跟小猫似的，十分无力。胡妈妈这个绞心啊，昨天活蹦乱跳的姐儿，只一晚上，被糟蹋成这样！

“开门！”明月姗姗而来，越过胡妈妈下着令，“快开门！少奶奶若有三长两短，姐儿若有闪失，大伙儿都别想活了！”

这话说得有理！祁玉钗横颈间，悻悻欲刺；英娘高高举着小襁褓，随时有可能重重摔下去。门房瞅瞅这架势，恨不得立时三刻开了大门，千万别在这大门前闹出人命。真出了人命，自己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的。

门房想开，又不敢开，战战兢兢看向胡妈妈。胡妈妈一直主持祖居家务，大事小情的都是胡妈妈做主。胡妈妈若不点头，门房真还不敢擅撞。

胡妈妈颤巍巍央求道：“千不看万不看，少奶奶看在姐儿的颜面上，快快回来！姐儿是大少爷的亲骨肉，再也离不得邓家的。少奶奶是聪明人，怎不替姐儿想想？姐儿的名声要紧啊！”

胡妈妈也是做娘的人，寻思着别的打动不了“少奶奶”，亲生的孩子她总放不下吧？



一个小姑娘家，亲娘若是性子这般不好，动不动寻死觅活地闹腾，这小姑娘还有谁肯待见，有哪家敢娶？长大后连亲事都难说。

她已经是庶出了，再不听听说说、规规矩矩的，那还得了？你这当娘的不管不顾任性胡闹，到头来只会连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
古老厚重的大门前，祁玉亭亭玉立，横眉冷对。她本就是难得一见的绝代佳人，阳光下更显得冰肌莹彻，姿容如玉，那恍若出尘仙子般的风华，直令人不敢逼视。

祁玉轻蔑地看着胡妈妈，冷冷一笑，“妈妈如此，是要逼死我了。好，我如你的愿！”举起手中金钗，毫不留情地要刺向颈间。

“不要！”明月一声惊呼，“放你走，这便放你走！”

祁玉手臂停在半空，凉凉看着她。

明月厉声冲门房喝道：“你还不开门，是要逼死少奶奶么？”门房浑身抖似筛糠，一步一步走向大门。

临开锁前，门房哀求似的看向胡妈妈。胡妈妈眼神呆傻，直愣愣看着前方，身子向后倒了下去。

沉重的大门吱扭扭打开了。英娘抱着孩子，警惕地环顾着四周，护着祁玉走出邓家大门。大门口，祁家的马车、车夫恭候已久。

临上车前，祁玉回首望了一眼，眼眸中不知是悲是喜。这是自己和他成婚的地方，和他恩爱缠绵过的地方，如今，却已是往事不堪回首。

“小姐快上车！”英娘催促道。可怜的小姐，才生下孩子不到一天，还坐着月子呢。胡妈妈那混蛋倒也没说错，这要是万一落下病根儿，可是一辈子的事。

车夫利落地掀起车帘，放好脚踏，“大小姐，请。”祁玉微微颌首，“难为你了。”抬脚上了车。英娘抱着襁褓，紧跟着也上来了。

明月带着两个小丫头，轻移莲步，到了马车前。“少奶奶您先回娘家住几天，等您消了气，再接您回来。请少奶奶的示下：这奶娘要给姐儿喂奶的，让她跟着您一道过去，可使得？”

祁玉闭目不语。英娘低头看看瘦弱的小女婴，心生不忍，“如此，请送她到祁家老宅。她的工钱，自有祁家开销。”

明月微笑道：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回身吩咐人，“套上车，把花奶娘送到祁家老宅，不可耽搁。”

明月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年轻车夫。一身青布衣袍，浆洗得干干净净。眼神澄澈，面容坚毅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，根本不是无知无识的乡下人。不是说祁家除了一名老仆看家，英娘贴身服侍少奶奶，剩下的再也没人了？这车夫，却是从哪里来的。

明月容色照人，她在车畔这么一立，娇柔婀娜，妩媚无限，宛如才从仕女图中走出来的大美人。车夫却是看也不看她一眼，打响马鞭，车轮滚动，即将启程。

“玉儿，停下！”一辆朱轮华盖马车急急驰来，车还没停稳，车帘已经掀开，传出这么气急败坏的一句。须臾，两名丫头扶着名中年妇人，跌跌撞撞、慌不择路地走了过来。

这名中年妇人已有些发福，满月似的一张脸，白白胖胖，颇显慈爱。这会儿她虽是心里着急，气喘吁吁地赶了来，脸色还是很温和。

